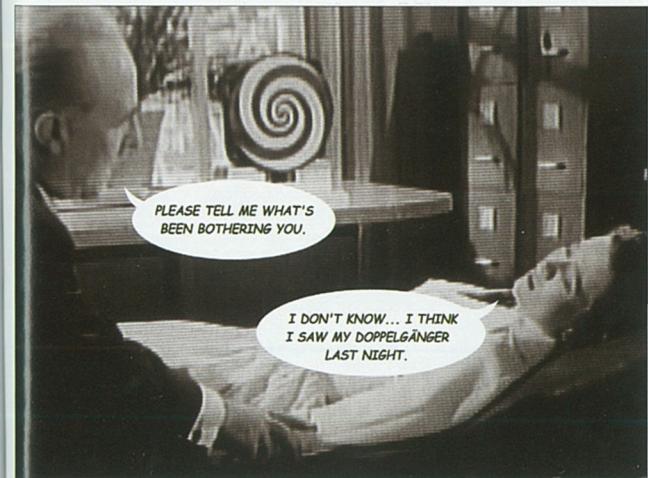


惠惠的可能有所選擇 ——「Rosy Leavers 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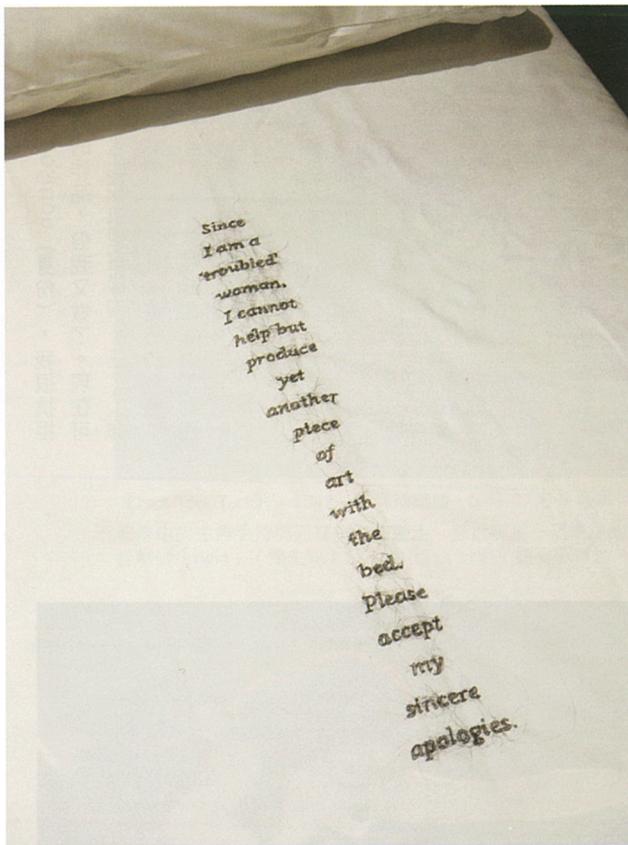
文：小亂
圖：刺點畫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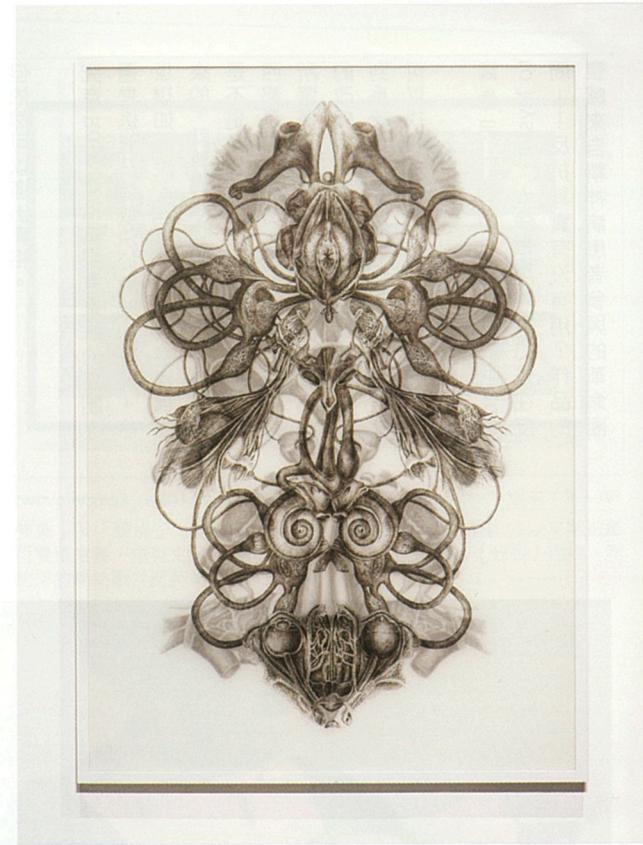
藝術藝術家徐世琪最新個展「Rosy Leavers」的前世今生」展出了她的全新作品，包括繪畫、錄像、髮綉及裝置藝術，呈現她對精神病及社會操控的延伸研究。



《Please tell me what's been bothering you》，
2017，數碼打印紙本，一組 27 張，21 x 28.5 厘米（每張），版本：3 + AP



《My sincere apologies》, 2017, 髮繡, 床單, 211 x 99 厘米



《Rorschach Test No.1》, 2016, 水墨描圖紙本, 151.5 x 105 厘米

作品中左右對稱的生物形態物在兩層重疊描圖紙上自由衍生及演化，由植物及花卉的形狀與人體器官互相穿透而成，就如心理學診症用的羅夏克默跡測試，在測驗中，受測者會看到十個不同的墨跡圖案，一次一個，並讓受測者說出每次所看到的物體或圖像為何。圖像引發的不是觀者的邏輯機能，而是藉著對刺激物的投射，激發潛意識裡的自由聯想。

走入展場，便可看到連環圖作品《Please tell me what's been bothering you》，圖中呈現了一位聽覺失調、自以為被分身（doppelgänger）纏擾的病人，與之對話的是60年代第一代人工智能電腦心理醫生程式Eliza，由於程序設計仍十分基本，他只能以關鍵詞重新組成問題反問病患，重複而滑稽的對話使得Eliza聽上去猶如病人的分身。徐世琪解釋圖中是她與Eliza的對話，她表示心理學並不一定科學，有些東西有可能是很隨機的，很多心理醫生也是通過引誘病人說話，讓病人更深入層次地了解自己，從而自己尋找答案。

對女性藝術家身份的思考

展場的中央擺放了一張床，純白的床單上以頭髮刺繡出一句話：「Since I am a troubled woman, I can't help but produce yet another piece of art with the bed,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ies.」這是一個被困擾的女人的道歉，也包含了徐世琪對女性藝術家這個身份的思考。她坦言女性藝術家通常會做一些很fine（精美）的東西，比如刺繡就是一件特別女性化的事，而且在研究過程中，她發現不少女性藝術家都創作過和床相關的作品，90年代尤其盛行，床加上刺繡十分漂亮，是典型的女性藝術家會做的東西。「因為我是一個troubled woman（受困擾的女人），所以我做這張床，不好意思，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很多關於床的作品了，但我又忍不住想做多件這樣的產品出來，所以對不起。我很清楚

自己的 position（身份），我很抗拒做這樣的產品，但我又做了。現在可能有些人比較抗拒這樣的 setting（佈置），覺得女人都是做這樣的東西，老土，不用看，這件作品類似是對這樣的看法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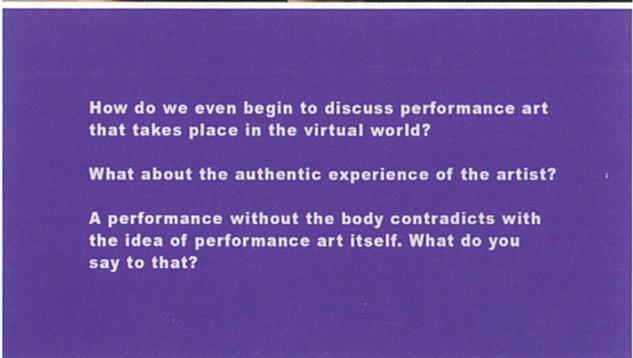
重要的是能有所選擇

「The liar always tells the truth」，這是錄像作品《The Afterlife of Rosy Leavers》中的一句話，徐世琪說這是一個悖論，就像作家或者藝術家講的東西也是虛構的，但其中又包含真實的東西。

錄像中的主角 Rosy 幼年迷戀螺旋，經歷幻覺和精神分裂，以及加入了社會主義患者組織 (Socialist Patients' Collective，簡稱 SPK)，最後她把意識上載到虛擬世界，並成為了動畫角色繼續生活。徐世琪指出即使她將自己上載到一個假的世界，但依然可以道出真相。

究竟 Rosy 是抵抗現有系統的控制，還是逃避？這取決於觀眾的理解。徐世琪如此說。「很多東西都是建構出來的，就算思想也是，怎樣才能脫離，是不是需要脫離？你要接受所有的東西都是被控制的，重要的是你要能有所選擇。只要可以做到選擇，有小小的改變，雖然這個改變可能無法撼動到系統，但通過一點點的改變，希望可以找到不同的東西。」

錄像另一側的作品《A Reminder to Myself》，徐世琪其實也是在反問——反抗其實有沒有用？作品的靈感來自精神病患者參與的革命團



《The Interview》，2017，單頻道錄像，3分鐘，版本：5 + 2AP

有趣的是，徐世琪利用作品《The Interview》詰問自己是否浪漫化了 SPK 這個組織，但她仍覺得他們的理念提出很多社會問題：「SPK 的成員覺得醫生醫治好你，只是為了讓你回去再做勞動力，繼續幫這個系統賺錢。不是為你好，而是將你變成機械的一部分。」



《Rosy Leavers 的前世今生》，2017，單頻道錄像，14分35秒，版本：5 + 2AP



《A Reminder to Myself》，2017，噴墨打印布本，一組8張，裝置尺寸不定，每件 200 x 87 厘米



《Tack Tack Tack》，2017，單頻道錄像，3分37秒，版本：5 + 2AP
錄像中的主角手持剪刀在指縫中遊走，徐世琪說一個簡單的動作卻可同時詮釋到「twin」（雙生兒）及「split」（分裂）這兩個概念。



《twin/pin/spin》，2017，噴墨打印，85 x 145 x 4.5 厘米，版本：3 + AP
「雙重」及「螺旋」，是展覽中兩條重要的視覺線索。藝術家以文字遊戲繁衍雙重主義，由英文詞「twin」（雙生兒）及「split」（分裂）開始，利用拾得的網絡圖片把英文詞的意思視覺化。



徐世琪 小檔案

徐世琪生於香港，於1990年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生物化學學位，及後於1994年畢業於加拿大安大略藝術設計學院視覺藝術系。2002年，徐氏於香港歌德學院舉辦首個個展「人體的構造」。她的作品曾被廣泛展出，包括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韓國首爾國立現代及當代美術館、悉尼當代美術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以及最近於維也納美術學院展出。徐氏的作品被香港M+博物館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徐氏現於香港居住及工作。

「Rosy Leavers 的前世今生」——徐世琪個展

展期：即日至8/7/2017(二至六)

星期日及星期一供預約；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10:00-18:00

地點：刺點畫廊

香港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

體SPK的呼籲「化疾病為武器」。作品包括一組八張海報，利用了SPK的標語、文本及其他圖片構成。每張海報的內容基於歷史研究，道出不同個體，包括殘疾人士、異見分子或罪犯面對制度的掙扎與反抗。徐世琪直言精神病亦可以成為控制社會的一種手段，就如同公開批評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並兩次入獄的網絡博主余澎杉(Amos Yee)，曾被新加坡法院認為他可能有精神問題而將其拘禁在精神病院中。問及為何有一張海報畫面一片黑，徐世琪解釋她反覆問自己，卻來到了死胡同。在她看來，香港也處在一個死胡同中，不停地在兜圈討論一些問題，卻沒有答案，比如皇后碼頭、比如佔中，但她始終認為很多事情是不能論成敗的，就算那刻失敗，有一點點的改變已經很好。▲